

集部

淨德集卷十六

宋 吕陶 撰

論

西漢論

善治天下者必觀諸時而不擇事之難易葢天下之事有遠近大小之别而無難易之定體惟其時不可為則謂之難時可為之則謂之易昔者聦明睿聖之君賢智

才能之臣未嘗不欲舉其遠者大者而行于天下惟直
乎時有不可而遂不為當時之深有不足之心後世亦
為之惜然則時者治之端又君子所謂詘伸也夫時不
可而不為則固足惜矣時無有不可而亦不為則又仁
君子謂之何如嗟乎天下之事多失于此而莫能臻夫
極致王道所以不及于古而生民有不幸也秦之將亡
禍流四海嗷嗷之民求息肩措足之地而舉無所容漢
高帝仗義以起誅代無道援而出之于塗炭首除竒法

約以三章數赦罪屢賜爵軍事勞苦者優其田租郡國多賦者減其歲獻鄉縣爲置三老以帥衆爲善飢者甘糟糠寒者利短褐故得望之如雲霓親之如父母以布衣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然當此之時去周未久三代之宏規遠略遺規舊制與其民之耳目相接疑其猶有存于天下者以新造之天下而乘民心之初得苟能講求三代少倣而用之則愚者不以爲驚智者不以爲迂闊然而不能者何也十二年間寇難未盡平法度未

盡立而未暇及之也故高帝之政不過前之數事而已至于文景以恭儉養民孝武以雄才大畧至治皆處大有為之勢而亦不能者何也非時之有不可也彼見高帝得天下如此之易其所行者乃前之數事而民之悅服亦已如此之易則其心以為治天下之道不過如此而無難惟不為秦之所為而行高帝之所行則亦足矣蓋不察高帝之時有不可也于是舍其遠者大者而取其近者小者以行之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而除租

釋賦以勸農不敦引年養老之教而歲次牛酒以示惠不遵賢能賓興之制而務察孝廉不施鰥寡有養之道而惟行賑貸不崇鄉黨庠序之訓而增置生員以廣學者不書德行道藝之美而復其孝悌以風斯民事皆近而易行不足以經遠名為治理而曾無其實使三代之道邈然不可復見政教益苟簡風俗益偷敝可不惜哉是故仲舒譏其不能更化賈誼痛經制之不立王吉以為未有萬世之長策者此也昔唐太宗與房杜議興禮

樂而曰有志不就古人悠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嘗三讀而歎之苟易地以處則西漢之風豈有不至三代乎

東漢論

天下國家之權不幸而為小人所乘則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于是忠臣義士痛心切齒合謀共力犯大難而攻之攻之攻之而勝則天下賴之以安攻之不勝則繼以死而無憾然其勢常不勝以及于死天下從而悲之

竊嘗攻求成敗之迹為之深思遠慮而見其亦有可禦之策不必犯難以攻而使之不可勝蓋先幾之謂也夫小人而能竊天下之權則安有無故得之者哉其始也蓋天下有不幸之事君子不為之辨而小人辨之幸而有成以為其功以固結世主之意于是氣燄熾烈而黨與盛大後之人君生于深宮溺于近習熟聞其說而謂斯人之足以辨吾事也則又從而親信之故天下之權為其所乘至于喪亂而不可解世之君子既有扶衰持

危之心盍先天下之憂而為之謀使辨事在吾而収功不在于彼深防其源痛遏其流則奔衝決溢之患不及于後世豈有因之而遂喪天下者哉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辨其事由是功不在吾而在彼既以啟其强梗之漸以遺彼世及夫權移勢力而乃與之力決勝敗于死生之際多見其重不幸也此譬如此百金之劔授于盜賊逮其行刼有人爲一旦竊不平其暴戾敢持梃而搏之反至于死死之者固無愧矣授之劔者安可逃其

責耶東漢宦官之盛自鄭衆始衆之盛以和帝幼弱而有誅竇憲之功其後國統遽絶母后臨政孫程定立順之議曹騰叅建桓之策朝廷綱柄盡付其黨陳蕃何進竇武之徒懐憤奮發欲清妖祲而不免殄戮之禍劉氏龜鼎由此淪失使誅憲立順建桓之事當時將相能收其功而不出于三宄之手則姦倖之勢豈遂滋長而至是耶忠臣義士亦未遽然為之死也唐之宦官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其徒日益肆横而不可禁然二人

者其始亦有實應定策之功故其終乃有甘露之事此前世安危成敗之明驗炳然可見者矣嗚呼功者忠義之實也君子之所宜有非小人之所可居也小人而居功微則利已而害物巨則至于亂天下豈獨宦官而然乎有天下之太節者然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幾微付畀之際敢不慎哉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處師之極為衆所歸以大君之命而有開國承家之事宜小人而可用

于此聖人所以深明夫治亂之大計也

魏論

善計天下之安危者必審其利害之兩端而不泥於懲戒之偏說思其所以為利則防其所以有害葢有其道可施于安可施于危使天下之變不能乘間而發是之謂知本天下安則內足以制外天下危則外可以禦內此利害之所宜審也彼狥懲戒之偏說者見其利而不知其害可施于安而不可施于危也葢天下之變所起

有二一曰諸侯之强盛二曰大臣之持權强盛則為外憂天下所以漸亂持權則為內患天下所以速亡此二變者有內外遲速之異世主豈可不察哉然則所謂更相制禦之道者何也曰修法度慎政教足以杜强盛之漸固藩衛完形勢足以破持權之姦周之始封八百餘國有賦足用有兵足戰朝覲貢獻莫敢先後而至當此之時未聞有不庭之國者何也有所服于內也及其衰世大邦千里齊晉起而為盟主天子尊之僅存位號當

此之時未聞有擅命之臣者何也有所忌于外也是故
内有治政則無慮諸侯之強外有諸侯則無慮大臣之
横所謂相制之道也昔之圖治者不究于此以為廢諸
侯則無憂外天下可不借亂是安間無事之策也是不
知諸侯之强始于王室之不綱也徒知外憂可弭之為
利而不知内患無以禦之為害也若去天下之借亂而
反取天下之速亡也其説豈不偏哉秦懲周之所以亡
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士獨收其權以控制四海纔歷二

世乃死于趙高之手漢監七國之所以亂推恩分國以銷維城之勢輕根易拔危基易墜方百年間乃為王莽之所乘世祖中興失于遠覽封建之制日益陋郡縣尸其政于外臺閣總其務于内宗室王惟衣食租賦而已睽孤之釁遂為曹氏之所窺此三者皆外無以救生于内而不能禦焉曹魏之亡何以異此既以詐力而得又欲以詐力而守無親疏無小大未嘗以誠信待之故于同姓之臣尤為猜貳雖有封疏之名曾無任爵之

實官屬則付以下才兵衛則給其殘老惠澤不流科禁
峻迫失侯削地無歲無之至有兄弟不得同路而出者
權輕勢弱僅同匹夫是故賊臣一施其謀而魏之神器
失矣夫以任城之剛武敢為陳思之機慮敏博而使之
握重兵至勝地洎諸宗子分列建國以忠義同憂之心
為膠固不拔之勢處可以遏姦萌出可以靖大難則司
馬氏安能遽遷其祚業哉昔者朱虛之謀倡于内齊國
琅邪之兵待于外乃能平諸呂之亂由是而言則利害

之端可見矣惜乎魏之不監于此也

晉論

晉之亂亡議者談之多矣或曰外裔盛彊侵暴王室劉聰石勒之徒據有中原兵寇乘風而起徧滿天下惠懷昏庸力所不制乃有奔播之禍或曰當時公卿大臣宗尚虛曠徇名而忘實好清言而不可適用姦雄之士窺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敗壞此二說者皆指其已然之後而不究其將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家多蓄貨財

父祖處之有素子孫亦能守其所積茍不至于慢藏則平居終日安見刼奪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輕其所蓄舉希世之寳以寄諸滅獲舍千金之貲以委諸通衢則盜賊肆志而奄有之矣勢至于此而不窮致寇之因而乃責家人之不能禁寇抑亦惑歟然則劉石足以亂晉而晉之禍不始于劉石之盛彊公卿雖不足捍患而晉之亡不繫于公卿之崇尚虛無蓋天下喪亂之端何嘗不自内起人君失道則姦民叛羌有竊伺之意權臣擅命

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宣景之取天下豈有分毫仁義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終則皆天下之所不容誅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無以幸而守何則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豈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賈充者魏之賊臣耳而任託大事與之婚姻知惠帝之不肖而不能處以大義提回方新定之勢而付授非人則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苟安而已固不暇深思遠慮求為千萬世之策也既而楊

后得徇其愛又以楊駿為之輔翼此數事者足以啓竊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亂亡之根固以盤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吳人獻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餘年三楊被誅賈后專攻宗室諸王自相殄戮中外觀釁反者屢起永寧而後天子曰有遷廢之慮統緒之大不絶如綫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號之議石勒之衆繼為寇孽自是而下中國之勢四分五裂而天下之禍遂至于不可解嗚呼有武帝之不斷然後有惠之闇弱有

惠之闇弱然後有賈后楊駿之暴戾有賈后楊駿之暴戾然後有宗室諸王之變故有宗室諸王之變故然後有劉石侵暴之禍皆武帝有以導之也彼武帝始為之謀則亦不謂其禍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茍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業自后稷以來積功累德歷數十世大命既集猶不敢遽然當之及武王成王之際則以周召為之左右聖人之欲天下之安也豈敢有求於幸哉經曰慎厥終惟其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國之將亡本必先

顛其晉之謂矣嗚呼自古喪亂之端未嘗不起于內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息而不思乎

隋論

案此篇原闕今據論畧所敘存其目于此

唐論

隋唐之際天厭亂久矣高祖始受命經營創造天下畧平太宗宏謀遠筭以底大定高宗昏庸權移武周中宗繼之韋氏奮柄唐之基緒絕而後續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而不生于天下之變豈待擬議而後明乎然自

天寳至天祐始終幾二百年變故數起而遂乃至亡者何也迹其衰喪之端葢有四焉一曰方鎮二曰四裔三曰姦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則又有所從矣方鎮之患生于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四裔之患生于苟其為用而不復禁制姦臣之患生于聽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難而頼其功其生雖異而其迹相表裏內有以召則外有以應惟其明君忠臣或禦于外以定內之勢或制于內以成外之功是以亂而復治危而復安及其內外

之患并起共攻而上下無以制禦則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驗也藩鎮諸帥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數郡建幢授鉞犬牙錯峙沿邊皆置節度府范陽朔方兵至十萬威武相高暴戾相勝一旦窺伺國釁卷甲而前則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亂根逆萌既無以制然後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賜之金券許其自新姑息繼世幸于無事此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也肅宗之初志在恢復西戎嘗引軍赴難收復二京亦頗其力代宗時寇孽

未殄又嘗率衆討逆既與之和親又待以殊禮而戎之性暴而無厭及大歷之際吐蕃侵掠屢至近輔卒犯京師此苟其為用而不復禁制也明皇之于國忠林甫代宗之于王縉元載德宗之于趙贊盧杞此聽任之惑輔國元振始建覽應定策之議而宦官張盛此危難而賴其功也國忠林甫既專政乃有天寶之亂縉載輔國元振既用事乃有大歷之寇趙贊盧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內召而應也然天寶之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

難再造王業而天下不遂壞大歷之寇則又爲子儀蕩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祲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內之勢德宗之季以延賞之怨罷李晟以延齡之譖廢陸贄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兵授閹尹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憲宗憤威令之不振勇於撥亂誅劉闢執李錡討王承宗而不疑一用裴度則淮西之孽掃去逆藩叛將蓄銳喪氣而思效順穆宗之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

朱克融之亂復棄河朔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至于文宗則守澄有勲宗閔為相甘露之敗京師喋血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謀勇斷抗舉國勢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破回紇討劉稹皆有成績而冦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謂制于内以成外之功僖昭之際主德既昏令孜復恭擅執威柄盧攜張濬輩爲之輔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温之呑噬則天下之勢固去矣嗚呼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為萬世之策

者安得不遠監而深慮哉

五代論

甚矣天下治亂之不常而爲君之難也其始也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則喪亂之勢如洪河之去其隄防奔衝決溢散漫四遠流至百年然後其患稍稍止息方其妄流而未潰也可不深窮其源而預慮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諸侯之勢日益盛强齊晉秦楚有國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

制大吞小滅二百餘年然後併為六國又一而為秦秦不能守纔二世而遷為漢天下至漢而始服晉之衰自惠帝以來四裔之勢日益熾烈劉聰石勒乘王室之多故裂中原而處之擅王僭帝倡為禍首四方巨盜如毛之多援逺而起百餘年間天下分割而為國十六又二百年而傳之者七代然後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遷為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後方鎮之勢日益暴橫兵强地大盤結于外亂根逆本深不可拔

百餘年間唐祚因之以亡唐雖亡而其遺毒餘烈存于天下奸雄藉之以盜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底于喪亡壞敗之極聖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亂者其源之從來甚長故其流之所適甚遠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議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為遠亦可摭其既往之迹而著為監戒以杜萬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禍始于方鎮終于盜賊而遂為梁之所乘自梁以來以亂濟亂其覆亡之端則

與唐無異或以將帥之跋扈或以外裔之侵廹繼之以驕悍之兵滿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變于外或潰于内而不復支矣國家蕩除根芽混一區宇立成法制思與萬世為利罷藩侯銷武力將帥之臣受成于内雖擁兵專閫而未嘗敢擅威福凡進退出處惟天子之命是從求其跋扈之狀固無有也然而外佮驕兵之勢則志士仁人竊以之為憂焉以後唐之亡驗之則悍兵可不為之防邪以石晉之亂推之則邊圉可不

為之備耶失慮于一日者名患于百世矣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夫詩書之所戒必稽稱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賈山獻書漢帝而又借以為喻其言最號明切然則係季末之迹為隆盛之規豈非聖賢之心歟此觚生所以畢其說于五代也

淨德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七

宋 呂陶 撰

論

發蒙論

聖人之作易也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而歸之於人事也歸之於人事者蓋示人以進退用舍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俾夫深思而遠慮詳慎而善應擬而後言議

而後動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六十四卦之相受以用相濟循環適變而無窮已一卦之設各言一時之事而立其宗主以成天下之務六爻之別各象一人之為而著其善否以示趨避之宜是以從之則為亨為利為吉逆之則為悔為吝為凶此乃易之體要而爻之為大戒也蒙之為卦繼於剛柔始交之後言萬物始生而蒙穉也物之始生而蒙穉而無有以發之者則性命將安歸乎故履蒙之世險必求陽闇必求明而庶乎發之焉爾然

則求之與發之者抑亦有道耶曰求之者貴其誠發之者貴其始求之而不以誠則巧偽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而不以始則愚昧之漸長而雖告之不諭也初六者以陰柔之質履一卦之初比附於陽近而相得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可以享初筮之告而無再三之瀆矣夫蒙之求發而發之得其道則善惡之變萬事之理可以煥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為衆人之所信聽也孰謂獄訟之難而不可決乎故曰利用刑

人用說桎梏雖桎梏之刑亦能斷而脫矣夫刑之施於治道蓋民惟於惡而後用之豈君子之所樂者歟或者以聰明辯察之資而專之於斷獄則非君子之用心也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非待民以善者也是故蒙之用刑止於正法而已不可以長刑也法正則分義自明於天下刑不可長則治以教化為本且一卦之象一爻之作而人事之取舍如此易可謂深矣

典獄監伯夷論

至哉古之聖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為之禮所以致中而納善也為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大分别而莫不中焉百志定而莫不善焉則禮之教行矣既中焉無過可防也既善焉無惡可懲也則刑之權去矣然而其説曰刑期于無刑又曰以殺止殺則刑者果可與禮並驅爭騖而適於治哉曰不然夫禮者止邪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暴於已然之後且將然之邪有禮以止之則已然之暴不待禁禦而自息

矣是刑之權寓於禮而歸於治也聖人者樂民之蹈於禮而憂民之蹈於刑以為禮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設率有先後緩急夫豈非仁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歟昔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則曰汝作秩宗典朕三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臯陶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欽哉惟刑之恤哉臯陶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命官任人而措之刑禮也皆適其宜矣以舜

之聖皐陶之賢而猶兢懼於刑罰勤勞於告戒以為可失不經不可殺不辜則後之求平允刑罰者舍於皐陶其誰準繩乎迨夫周道中衰生民多僻穆王嗟風俗之陵替而懷古治之不可及也於是裁量揆叙以應世變訓暢夏典參用輕法至於戒飭臣庶則曰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典禮而皐陶主刑堯舜之事可見也欲刑之平乎莫若皐陶之職之善也然而曰司政典獄監於伯夷者穆王之

待天下所謂仁厚如本者也其有意乎成康之無刑也彼四十餘年囹圄空虛措而不用者豈特傷肌膚之致歟禮樂之隆教化之實也吾將遠取夏法以濟周治亦庶乎哀矜元元而進之以禮義也彼伯夷者以禮齊民者也禮達而分定則是非不以獄訟而自辨廉讓不以刑罰而自勸與其免而無恥孰若有恥且格之美歟舍伯夷將誰監乎嗟夫後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而不知無刑之所以治穀然持三尺之律以較輕重而欲求勝

於斯民者將告以是說宜少愧矣

聖人制富貴論

天之生斯人而謂之靈於萬物者蓋以有五性之動七情之役利欲之端潛伏於中而莫知其已也然則何以稱其欲保其生而全其性命哉有聖人者出深思遠慮而為之計有所以養之而又有所以節之使之得其養則足而不厭使之得其節則羣而不亂統而言之謂之禮散而言之謂之分貴者安于上賤者過於下尊者務

於隆畀者從於殺而不敢以毫釐秒忽之私汩於其間
自天下國家之大至於閭巷閨門之微持而守之履而
用之晏然日以大治而不知所以然者皆聖人之功也
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至於約富不足以驕
貴不慊於上三復斯言其知禮之本然乎夫人之情貧
則患於約而爭奪之慮起吾有以給之富則失於驕而
奢侈之患生吾有以止之貴則有慊於上而以為不足
吾有以充之使之各適其分而中於禮又誰憾焉以三

代之制言之則周為最詳周之制天子之田千里而諸侯之封有百里者庶民之家止於百畝則免於饑寒之患天子之居九里而諸侯之城五雉庶人之受田者廬舍二畝有半而無風雨之虞天子之服以日月山龍為飾而卑者至於無旒之冕一章之服天子之食十有二鼎而賤者五十而後食肉此豈非聖人所以制之之義耶夫然故禄之天下而不為多養之以抱關擊柝而不為寡如其分義之當不可以相雜也荀卿子著書力言

治道至於分義之際未嘗不丁寧焉其說曰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又曰分者義之別又曰禮者法之大分與戴記之說皆相表裏而深明夫聖人制禮之本意歟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焉本在於此末在于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詳其在我者而先之畧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為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威彊者凌弱衆者暴寡不仁以取勝於

仁不義而求先于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于目前也責以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為我之先而以人為之後啟導其君而使之為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敵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子欲恥二人者而求為得志焉故薳啟彊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夫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悟其言之是為之加禮於二

子而晉楚之好遂因以隆睦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啟疆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致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薳啟疆之賢能使其君之為君子而可貴也敢又從而廣之以續左氏之意焉夫中外之分春秋所為致嚴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為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嗟夫齊中國也一失而

經貶其非楚南蠻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遠啟疆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蠻荊而同於中國之例說者有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為妄也夫為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遠啟疆之言監之可也

君子思禮義論

人倫之大別有二而已曰善也曰惡也善則謂之君子惡則謂之小人為君子則天下莫不貴之為小人則天

下莫不賤之此無他出於善惡而異也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貴而小人之可賤則安忍不去彼而取此哉去彼而取此者不為小人之為而為君子之為焉耳衆人不仁而我獨行仁衆人非義而我獨履義衆人邪而我守者正衆人貪而我存者廉此其所以取貴乎天下而謂之君子也聖人之所謂名教者葢以維持人倫而通行于天下傳于千萬世不可得而輙易其大畧亦不過貴君子賤小人而已貴君子則勸之賤小人則懲之

勸之者彼無過矣吾猶勤拳而告之不欲其復有過也則人將磨厲而求全焉懲之者彼有過矣吾更著明而責之不使雜於無過也則人安得不畏罪而驚懼耶春秋者懲惡勸善之大法以至公為心而深明夫君子小人之分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炳然而不可欺也故其所以賤小人而貴君子者仲尼之經左氏之傳相表裏而為之說皆造夫名教之極矣昔者齊豹為大夫殺衛侯之兄以求其不畏彊禦之名而春秋書之

曰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竊地來奔而春秋不沒其名且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不誅之則攻難之士將寘力而不已此豹之名所以求而不得也彼竊邑叛君以求容於他國而不罪之則貪冐之人將奔走之不暇此三叛之名所以益而益彰也一以求而不得一以欲蓋而彰則小人之惡豈有毫釐不獲罪于名教者哉左氏從而為之說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夫禮義者修

性誠身而完夫道德之具也履而行宜而動雖欲有過不可得也夫能無過而不獲罪於名教此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而可貴矣仲尼以小人之可賤而書於經所以懲惡也左氏以君子之可貴而發于傳所以勸善也非皆造乎名教之極乎

教以防其失論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為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逐物于外而心術喪于内不知所以揉治防制之道故

也夫揉治防制之道聖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于中和也昔舜之命夔興樂以教冑子而告之曰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釋者曰正直而溫和寛洪而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國之論其義凡養心治性之說具于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徇愛而少斷羞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禮人皆有也禮之失則巽

懦而無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勤而好詐誠慤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隘而惰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嚴嚴則不温寛洪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栗好剛者必失之虐務簡者必失之傲此人性之大敵發而不中其節也宜有以揉治防制之而復于中和矣聖人嗟天理之易滅而謂人欲之可禦也于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生于人心之和而發于聲文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

于中和也夫生于人心之和而用之為教以養其善心而復于中和則其感必速其藏必深是以正聲一發順氣廖應悖悼邪僻之態不奪于外恬愉粹静之本油然有得于内矣吾見其直而温柔寛而莊栗剛簡而不為虐傲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聽之則莫不和敬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者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況以舜之韶夔之職而國之子弟為有不幸其性以歸于中和者歟

二典而下其教存于經者則周官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教國子其道一本于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一也

有性可以為德論

天之生斯人均是一氣也而人之有生何其紛紛而不一乎或聰明睿智而為聖或修慎飭勵而為賢或頑嚚庸妄而為愚是三者自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楊雄韓愈皆為之說學者嘗聞之矣孔子以為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為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

誠也孟軻以為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
荀卿以為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
偽也楊雄以為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性
混善惡也韓愈以為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
罪中人介上下之間也性之為性者一面說之如此則
學者將誰適從乎會孔子子思孟軻之論亦莫之從矣
所謂性之相近而習之相遠命之為性而率之為道者
是性之可為善也性之可以為善信乎如水之無不下

矣非孔子子思孟軻之論將誰從耶昔之時有以博士之學而言及於性索求其端而合於孔子子思孟軻之論者可取以為性之說也抑之詩有曰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康成釋之以為桑木可弦為弓言人內有其性可以為德此豈非善言性者耶方其稟之於中和根之于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近於聖之性愚之性亦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情相交則遂以歧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謂之遠也惻隱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為仁羞惡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為義辭讓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為禮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為智安有性之不可為德哉自非聖人必修之而後能也康成之言誠有合於孔孟矣

設法以待有功論

古之聖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

為之用者衆勢至危矣而與之守者安子孫綿綿傳祚享國為世數十歷年數百天下可以漸壞而不可速亡者其慮深圖遠之意豈不詳且密乎其創制立法之要豈不廣且大乎要其歸蓋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爾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書之所述禮之所載始終之際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州弼成五服中國之界至于五千其聲教之所及者抑

亦遠矣歷夏之衰泚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則已隘於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尚循商制之舊分土惟三蓋以九州之地尚狹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成王周公既致太平廣大土壤制為禮法以成先王之意設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阻其疆理之廣狹是故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百里以七千里之廣而王畿據有其一則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數不可

得而知耶故職方氏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公五百里則四公侯四百里則六侯伯三百里則十一伯子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男百里則百男鄭氏釋之以為則者法也設法以待有功益地以開方為說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時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廣也天下之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既如此之廣而吾不以為有餘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諸侯雖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為不足故設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

地廣而不以為有餘諸侯多而以為不足則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意可見矣是故盛則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之共守數世歷年而終過其歷豈非慮深圖遠既詳且密而創制立法廣大之效歟

大賢擬聖論

聖賢之心一也其道亦一也其窮達出處亦一也而天下國家之治亂生民之幸不幸繫焉聖人之心欲有為

以康世也大賢之心亦然也聖人之道欲巨用以澤物也大賢之道亦然也苟不為不用則卷而藏之以利于千萬世之後此聖賢之不得已也天下國家之未治也生民之不幸也然則六經之作非仲尼之本意也七篇之言非孟軻之始心矣仲尼之意傷衰周之治于二帝而已也孟軻之心憫戰國之政于三代而已也然二人者卒不為不用而徒能載之于六經發之于七篇則吾道之窮甚矣後之釋孟子者又能推明其始終之迹而

言之以為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
詩定書繫易象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然後論著其書
蓋大賢擬聖而作爲是故衛靈公問陳則答以俎豆梁
惠王問利則對以仁義桓魋之厄則謂之莫如予德臧
倉之譖則謂之不遇者天此其為心為道之相擬于符
節之相合壎篪之相應而無一毫之戾矣此趙氏之言
當也敢後而又廣之以顯聖賢之功爲昔者洪水之懷
襄民多死于墊溺則禹決九川陂九澤而天下平飛廉

惡來之害及于中國則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賞罰失柄而王道不存則孔子修春秋而臣子知懼此
前聖後聖之為雖世之相去甚遠而成功則一皆務以
康世而澤民也戰國之衰揚墨放蕩君父之義將絶而
禍亂之流漫以淫及于後世非有禹周公孔子之心安
能禦哉故孟子之好辨者所以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説
而承于三聖也韓愈氏深明其功謂之不在禹下信哉
擬聖之作抑可見于斯矣

崇所尚則美不虧論

為上而尊居下而卑履貴而隆處賤而殺者事之常也天下固有之矣宜伸而屈宜屈而伸可重而輕可輕而重者事之不常也天下亦有之矣此二者嘗質之于君臣之際其始若異而終則同蓋歸于義而已也今夫萬乘之崇九重之盛被衮南面人皆俯伏稽首而願為之臣是其尊不可卑也其貴不可賤也其伸不可屈也其重不可輕也草茅之微市井之陋退處窮閻而甘心藜

藿者其下不足尊也其賤不足隆也其伸不屈屈也其輕不足重也然而人君嘗有降心損已以致禮于巖谷之士而不以為愧恥者何也蓋有求于下而為之人臣嘗有篤守深信以全其忠不見詘于世主而不以為悖慢者何也蓋無求于上而為之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趙氏從而釋之曰好善忘勢以貴下賤之義樂道忘人之勢富貴不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斯極致之論矣夫聖

人之所以營治天下者以道德才智為之用也而後有聖焉則雖致禮而不為愧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文王之于吕尚可謂好善而忘勢者矣夫衆人之所以取適其欲者惟爵禄厚利為之勸也而我無取焉則雖自守而不為悖慢夷齊之下周武四皓之于秦皇嚴陵之于漢光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之設抑亦配于思也要其歸則上為好賢之君而下不失為守

節之士于義何損焉

士惟義之所在論

天下之事有是與非其始不同而其終則一者固未可以一槩而言也六國彊秦之際以兵相尚以地相勝朝合而為從暮離而為衡當時之士大率揣知時變求順乎情持巧詐權利之術以富國足兵之計閑說諸侯而欲為之用當時之君亦皆樂聞其策而兾有以取畏于敵人于是信而用之然其君臣之間始終之變亦可怪

矣其始也同心合慮委之以兵授之以國而不疑其終也釁起罅開談笑孰視付之以死而亦忍豈非下之事上也以權詐為之始而上之待下也以權詐為之終乎商鞅之事秦也變法度以一民心督耕戰以完武備凡所以并吞六國者皆商鞅為之及其成功事定而鞅以戮死吴起之事楚也以峭刻少恩為務雖王之貴戚悉繩以法凡所以齊治于楚者皆起為之及其攻行衆畏而起以被誅文種之事起也分兵民之職以豫計先備

陳安危之端以深諫切謀凡所以求滅于吳者皆種爲之及其敵破國安而種乃賜劍然則三子之死皆出于不幸焉原其所以死之之心則各盡其分而已矣洎乎蔡澤之說應侯而欲奪其位也乃舉三子之事以窮之是以應侯皆許其死而謂之義之至忠之節又從而言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意者欲明己之事秦雖蹈危亡禍敗之機而亦莫之顧將惟義之是守而死之也

夫義者合于天下之宜而已宜而死之義也今夫說人之君謀人之國而惟變詐權利是務及功成而身戮亦不足怪矣故三子之死未可以言義也以一辯口之蔡澤而應侯捐相君之位以與之則以身繫安危而擇夫去就之義抑亦虧矣

淨德集卷十七

淨德集卷十八

宋 呂陶 撰

論

文武槩大略論

古之人制為君臣之分者不獨全人主之尊而已勢必相須義必相濟所以經綸天下國家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故比以元首股肱耳目腹心之象明其同心合

體而成功立事此萬世不易之道矣然而天下治亂不常苟值創始造端之勢則其君臣之際爲力難易又可知矣夫非上之任下者得其道下之事上者盡其能則天下之務孰能應之哉肆乎高祖之經營羣臣之際會也可謂上任之得其道下事之盡其能也方秦之衰天下惴惴困于暴刻之餘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是故以布衣之賤一劒之任始終五載遂成帝業鼎祚之安傳至二百餘年而始危者豈獨高祖之材能所致哉蓋亦

一時之賢傑有以先後左右而勳業始完也班固之論曰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制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畫之矣夫庶事草創而天下之法度不立則何以維持民心哉此蕭曹之文必任而寬厚清靜所以率下也四方多難而天下之勢易動則何以保于全安哉此良平之智必用而出奇決勝所以中于機會也千慮則智有時而窮此酈陸之辨所以必騁而開說于後也連衽而起被袞南嚮而接之則人未之

服此叔孫通之儀所以必制而示朝廷之禮也此四者皆聖人所以經營天下而守之之先務而高帝能之則大略已舉大功已成乃其驗也議者以為知人善任使而史臣亦言其規模宏遠信不妄矣

張馮近王道論

聖人之所謂至公者情無所狥而已故朝廷之事君子有以一言而正之者蓋體于至公也體聖人之公出君子之言而朝廷之事得其正推此心加于天下乃至治

之道矣求之于古人而見于張季馮公矣留之以六經之義而合于洪範之皇極矣夫洪範之皇極葢統九疇之中而立為之法以為人君大用中道以範四海不可過之而不可不及也故其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且天下之治莫尚王道而王道之說惟戒于黨偏則王道豈有他乎一本于至公而已也以至公為言而適于正則君子何慊于王道哉犯蹕之罪文帝欲誅之釋之請以贖論為之言曰法者天下

公共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則民無所錯既而獲從其請文帝引李齊之事思得良將馮唐為之言曰雖有頗牧亦不能用以發上意而辨魏尚之非罪帝悟其説復以尚守雲中夫釋之非私于犯蹕也蓋能執法持平而不奪于人君之勢也馮唐非私于魏尚也蓋惜有功見廢而明于任將之術也以釋之守法之心措諸天下則獄訟有不平乎以馮唐論將之心措諸天下則賞罰有不當乎求之王道誠近之已此太史公所以深嘉而

屢歎也後之議者謂天子之吏猶不可失平而天子之身安可以失則釋之之言未探本矣文帝能信亞夫之能軍何至不用頗牧則馮唐之論為有激矣豈有責備賢者之意哉然歷觀漢之名臣言切于事而會合經訓如二者鮮矣書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其張馮之謂歟

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自春秋之法絶筆于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進

退是非之訓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奥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為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為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謂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謂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為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為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

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衛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顔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

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為喻路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以劘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為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于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于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于龔遂召信臣凡為此者皆類而從之之謂也師古之言

槩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周之稱良史也

湯周福祚如何論

甚矣天道之難言也六經之説有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儒者守之以為定論而謂其可必也予攷以人事而實其福善禍淫之説則亦未必皆然蓋昔者司馬遷以為伯夷叔齊以義諫周食薇而死顔回無遷怒貳過之失孔子美其好學

而亦夭喪盜跖恣行暴虐殺千人反以壽終天之報施善人信何如哉此史遷疑而未辨學者嘗惑矣至于班固評張湯杜周之子孫則又可疑焉固之言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列于酷吏皆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絶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夫蕭何曹參之才張良陳平之智與高祖經營天下措之乂安要其所以興利除害功濟斯民蓋亦深也韋賢貢禹之學匡衡薛宣

之能其輔導時君有補于治蓋亦多也而其後子孫或數十年而世絶或一再傳而國除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長有至建武而後絶者豈報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歟竊嘗思之顔子死孔子謂之不幸夫以德而夭聖人以為不幸則德而壽者出于幸而已使天之禍福家至而人論之則審無可疑而聖人亦不以幸不幸為之説而乃徧覆包含于九州之内外為善于此者未必蒙祐于彼履惡于下者未必獲咎于上則難以一人之報施

而言天矣以聖人幸不幸之說而求其福善禍淫之應則天與人兩不相廢而教存于中夫又何疑焉且于公之善聽其高門以自顯豈幸哉丙吉之陰德則傳子而不侯蓋不幸矣湯周之福祚抑可明于斯也

教論

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不强人之所未能而使之自至則天下皆知為善之易而不苦其難吾之教亦不勞而成也人之所能者素有于內也其所未能者擴于外而後

得也施其素有于內者則用力固少矣而又擴之于外則何行而不健何求而不遂乎抉瞽者之目而授以離婁之任提聾者之耳而訓以師曠之技彼自知其資之不可為也雖早夜諄諄語之安肯信其說而從哉御不失其步驟射不失其容止而告之曰久而不已則五節五善可以具焉其人必有激昂自進之心而無恐縮不敢之意何則其資可為而無所懼也及其久而不已則所謂五節五善者亦庶幾矣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

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畏其不可及而自惰焉偽告之人不欺于人足以為忠不食其言足以為信不苟于得足以為廉不悖其親足以為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盡夫所謂忠信廉孝之道哉古之聖人察夫人情而知其資之可為而慮其心之畏不可以及是故為之教也不過其端不咈其欲充其所有致其所無

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昔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哲可謂造乎道者然其問答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是故以敬養為孝以言動視聽不涉非禮為仁以敬鬼神而遠之為智以先行其言而後從為君子凡為此說者欲人為善之易及後世道喪而教衰人持異論而失其本統以告子之賢而猶有杞柳桮棬之喻謂仁義戕賊其性陳仲子許行之徒則又叛禮義之中立苟難之行以惑世噫斯言也斯行也

無乃窒天下之善心而爲仁義之禍歟故孟子之教皆先乎人之可爲者後乎人之畏其不可及者先乎可爲者蓋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也後乎畏其不可及者蓋不强人以所未能而使之自至也且其言曰四端猶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是則有惻隱之心者可以爲仁仁之至則不止于惻隱也有羞惡之心者可以爲義義之至則不止于羞惡也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

徒也夫惟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為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于堯舜凡為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人之所未能者可以自至夫然後知孟子之深于教也

學論上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為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一生民而維持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為終始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

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别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内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疎有貧則有富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强則有弱有本則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舍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福則有禍有生則有殺有與則有取有屈則有伸有寵則有

辱凡知此者蓋天下之理勢可以俱有而不偏立也為父主于義為母主于慈為兄主于友為弟主于恭為君主于明為臣主于忠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體而履此者也智也者以明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之德舜以是致無為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以是輔導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為

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得而差也施而為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數十累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大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咏歌此以美刺于上也書者謀議此以號令于下也春秋者嚴其體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為其不足以明大分著明教也甚矣學者之蔽且惑也舍乎邇

而求諸遠也違乎明而趣諸幽也指有以言無也借虛
而論實也三光五曜燦然目前曾莫之見及其蒙冥遂
黑則熱視四方而欲辨合散之理寧非欺吾哉四通八
達坦然易履則莫之行而乃冒險阻涉危溢或奔崖谷
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夫大道蓋亦迂矣胡不以
名教大分爲之宗主耶彼名教大分者蓋與天地日月
相終始而無窮已也雖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
滅生民不爲禽獸者幾希矣學者之力既不能毀天地

日月又烏能廢名教絶大分哉徒見其曉曉于天下而滋蠱蠹之惑也且天下之事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于迹者上之人可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于心者雖其力與勢可以死生禍福于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法齊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離中庸也忠臣可趣鼎鑊而不可忘大節也昔者道之不幸與如暴秦焚

燒詩書坑殺學士挾書抵禁偶語棄市其勢與力固足以勝天下矣其為法以破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從而喪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書翕然雜出徧滿天下老生碩學接武于朝文章法度一日振起議者謂其與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繩學者亦甚明矣道不可喪教不可廢故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學安可齊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學論下

天下之學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學之興廢繫乎時之好惡則有焉昔者春秋為經一而傳者三師徒異論父子異說世主惑于其間天下從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梁則公羊亦詘左氏之書乃不為世用及劉歆鄭衆賈逵陳元輩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後三家之學並行于漢而傳習至今不絕方其舍而不用與其取而立之時一時之好惡耳未能破碎大道敗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說先儒之所講解多

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于學官者一切擯棄以為無取而乃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議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後百夫倡于前萬夫隨而和之雖亦出于世俗之好惡耳而于大道有破碎于風化有敗壞此君子之所深憂也夫易者生于數而成于變化聖人所以盡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亂否泰消長之勢其隱則造于幾微之先其顯則立于神用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是故劉

牧以數觧不若輔嗣以用說也詩者出于性情因人之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茍可藉之以為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為言也何暇攷合于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禮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則易以數觧詩以禮求猶不能知其旨而況以字說乎字之大本莫過六書引而伸之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盡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至于

數字數字不足則至于百十又不足則至于千萬句字
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
義者且字有體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
止言艮以動言震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說
言兌則可也凡可以一字之測皆其體也至何從而為
乾何省而為坤則一卦之用六位之變周未之盡況乎
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釋以一字是猶以尋丈
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訟立政垂法謂之雅

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比取譬申義謂之興兼總辭體之用丁寧反覆務盡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謂之賦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閟宫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為解乎昔人說堯典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班固以為辟儒之患蓋破碎大道學者深敝今乃區區求攷于點畫從省之閒則破碎又甚于曰若稽古之說也且上所好惡風化治亂由乎此出昔晉之公卿徇其宗尚終日馳騁于沖寂虚曠之

域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歸其於天下國家之實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蓋亦爾我而已故姦雄伺隙而起則無術以救終之覆亡壞滅流禍數世迹其由來蓋王衍王導輩為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無涯冥乎其無心指鬼神之情狀以言乎分義推有無之體用以及乎政教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議曠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尸之而

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憂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變之士與之言學哉

淨德集卷十八

淨德集卷十九

宋 呂陶 撰

論

慮邊論一

外裔為中國患從古有之雖純王極治所不免然無如今日之甚疆者也禦之之策前世止言中下雖搢紳之儒介胄之士偏見利害廣論得失或專和親以茍一時

之安或務討伐以洗數世之恥然無如今日制御之失契丹盛彊之漸非一日而能蓋自光啓以來晉窺中原之多故起掠旁鄰以廣部族至於石晉則又藉其兵勢以取天下乃割地以報之夫十六州者皆據宅要害天之所設以峻邊防前世聚兵置帥控扼之要既已棄而為其巢穴矣而乃劃千里平廣之野以自守禦且藩牆不完而户庭易覘則彼得奮臂以入又安怪其有南牧之患哉是以晉祚之末悉衆來寇如蹈無人之境而得

志以歸於是有輕中原之意國家之興數從數叛景德之役氣焰大喪如露講好之請章聖皇帝以休息天下為慮有為民屈已之說可其盟約因而罷兵而天下之武備漸已弛廢至寶元康定之間西鄙不庭王師未克契丹覰我之釁外自連結以邀利於上多張虛聲屢出誑言以駭惑朝廷之聽而當時之勢顧有未安乃議增其金帛以至五十萬今三十年矣時獻一書歲馳一介設難可之求發非常之問以覰吾君吾相之應荅而朝

廷拳拳然若奉盟主未嘗輙忤其意寧忍愧恥不敢與事惟重賂柔辭以固鄰好舉天下生民之膏血刼以鞭扑聚以錐刀而歸于契丹者幾千萬也古之外裔彊盛有如今日者乎古之制御外裔有如今日者乎而乃恃以為長久之計竊為執事者不取也夫兵家之要先據地利不然則善屈敵人之力而勝之故軍志曰先處戰地趣戰者勞又曰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謂之理人力彼十六州者古稱險固之會我皆失之則我地利有不及

也所恃者獨中國之富彊耳而掊剥吾民歲為供饋使之坐待厚賄以充其力而我之生民日趨困敝王師未舉而邦本先揺動則素所恃者亦不足矣始防外憂而終召内患也雖曰和戎為利又安獲其利哉臣恐積日持久我虚彼實彼佚我勞一旦乘隙而發則勢將不可支是和之愈久則害愈深而禍愈大所謂養虎遺患也善制之者不若是叛戾不率則有戰困窮而馴服然後與之和戰亦在我和亦在我故彼不得中國要領領而

我常得計今我常欲和彼常欲戰則彼能測我之所欲而以戰邀利於我乃其計之得也要之彼之所欲者亦未必然耳夫如是則中國何事於畏戰而好和哉今日尤宜思之矣景德之戰彼力既屈而謀臣猛將欲乘其敗以鏖之此萬世之舉矣貸而不戮則固有噬臍之悔及其以地為請而議者不思遠圖乃許之以金幣垂三十年而請地之釁復作於慶歷之始則又從而增之慶歷距今亦三十年矣知天子之新即位而欲窺中國備

禦之淺深彊弱乃其謀也向之虛聲設言而請者疑其旦暮聞於朝廷矣臣雖甚愚不知何以禦之哉彼方窺吾之備禦而苟失其策則陵侮之勢無休已時將拒之以兵邪則平日畏戰而不欲加兵矣將益之以賂邪則民力有限敵心無厭而國之大費日益不給用以制之者適足助之也藉以為利者陰受其害也名為惜民而實乃戕民也勢至於此則莫若一任威斷而不可不用兵矣用兵之略臣敢繼而備論焉朝廷畏戰甚矣天下

疑焉而未知其端也以體言之而謂不順乎順乎則中國固可鞭笞加之而隆主威也以義言之而謂無釁乎則慢求僭請接踵以至而衆心積憤也以地言之而謂其廣乎則我富有四海而彼乃一隅也以兵言之而謂其多乎則我戍軍百萬而彼纔什二也中國之直且彊契丹之曲且弱也如此然猶畏戰而不敢用兵以正其罪論者乃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議而妄舉也斯大不然兵所以禁暴也惟其窮兵則受弊戰所以殄寇也

惟其好戰則取亡國家方有外裔侵侮之患而未嘗一議誅削之策是以中國之氣鬱鬱不振而天下之心不勝其憾苟一日奮揚皇威以申九伐之令則豈有窮兵好戰之失哉故持是說者膠柱於一偏而未能應變也度今之勢必可不至於兵戰惟甘言厚幣以結其心而致萬世之安乎雖天下之愚夫曲士皆知其不足以結之而必至於兵戰也知甘言厚幣之不足結則何事竭吾力以填盧山之壑而飽寇讎之力哉知兵戰之不可

免則又何憚夫凶器危事而不講求其具也昔者六國并力以攻孤秦百戰而歸於覆亡者豈兵之不可勝歟蓋以地賂秦而不知其地盡而兵亦弱也今天下之勢固萬萬異於六國然以契丹與我為敵之情而言則亦有類於秦與六國之事彼常邀賂而無厭者欲窮我之力也以賂與之而不以兵禦也則何以以其見窮哉然而臣之所謂用兵者亦非大舉六師長驅深入輕吾民之命犯天下之危力決於一勝而驟平其巢穴蓋亦大

為之防先嚴其備而次絕其賂示以必戰而求其成功於終也夫困則卑順彊則驕逆者敵之情也有田欽祚之勝然後有開寶之盟有撻覽之敗然後有景德之好今肆其陵慢務求於我而不已也豈其勢必能乘中國之釁哉蓋六十年間狃於國家之仁治珍藏之財歲歲厚遺而無窮已壯夫猛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彼方之人少而耳所聞長而目所見惟知中國貨財之可取而不知中國威武之不可犯故也是以彊而不困驕慢日甚

幸今陛下纘治之始乾健離明運照萬物天威霆怒震驚四海殊方異俗深有未測而方覘伺於我則固宜乘此機會而更張備禦之策示之以無所貸忍之意而有所必誅之道以變易其視聽而破壞其姦心夫講求邊備申嚴軍政慎擇將帥精練士卒出屯要地以為掎角之勢謹固封畧以全守禦之形然後罷其歲賄而使之無素蓄之具則契丹之計反覆皆窮而不知所出欲以賂為請乎則我之財不復可覬欲以戰為事乎則我之

兵可用而無所憚夫内之既失於貨賄則其力自困外之又逼於守備則其勢無所得如此而部族之不微黨與之不潰者終古未嘗有也不過十年契丹必衰矣苟非屈服於我以就命則必逃遁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城而不之見也夫然後乘坐勝之勢復燕薊之地遵祖宗前定之策即范陽故府建堡置戍以遏三路入寇之漸則勲高古今而福及社廟豈不偉哉與夫平日委百萬之貲與人而拱手以待寇至者孰為愈也

慮邊論二

今天下之勢內無彊臣跋扈之漸外無僭國割裂之危朝廷之上早夜深憂切計孜孜而不已者惟二鄙之患臣嘗語其詳而奏於前篇矣乃西戎逆順之情狀臣亦竊覘其大畧焉夫以五州之地數萬之衆而敢肆其豺狼之心求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懼者其故何哉葢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靈武之地方廣千里表裏山河草木肥茂足為放牧耕戰之所而一

旦舍之以資彼寇使西域諸羌坦無隘礙合而為一則其類益廣其勢益彊不足怪也昔之制匈奴者必通西域以弱其助今之所以不能通者由棄靈武而夏人安處其間為之障蔽也西域不能通則契丹有以連結而夏人之彊梗豈可量哉且自國初而來逆順固非一也太平興國之際繼捧既奉朝貢而繼遷為寇故端拱之詔賜國姓受節鉞以羈縻之至淳化之初侵掠不已是以太宗皇帝奮揚武怒銳意誅翦王師一舉而俘其酋

領藩漢之户來歸者八十餘族因隳夏城徙民於内及至道之始則又有五路之伐然而諸將緩期不援遂喪大功資養餘孽以貽害於後世至今天下深惜之洎乎章聖嗣位遽請蕃任朝廷雖察變詐姑務寧息乃有刺史功臣之拜其後清遠靈武之役起于咸平而二壘陷德明幼弱則有景德之歸嚮元昊狂悖則有寶元之僭叛此始終順逆其情狀可見者也賜之以國姓授之以節鉞封之以功臣加之以王爵朝廷之恩信極於此矣

皆不足以悅來其心而屈服其志於是賂以以厚幣以固結盟好幸其不犯邊吏而免用師之勞豈惠中國綏四方不戢而屈人兵之長計守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況比歲已來服容官號不復修習舊俗皆竊朝廷之制而倣用之多遣介使以伸難塞之請屢傳閱集以驚近塞之耳目招致逋逃與之謀議叛釁之萌已數年矣而朝廷不為慮從而養之甚可痛也臣計其逆戾之意不過兩端而已大則欲舉衆

犯塞徼倖於一勝之利而徐圖所嚮小則欲益吾之歲賂而飽其貪心就而端而窺之則所謂舉衆犯塞者亦未必能爾惟求益歲賂則固其心焉兵說有之詞卑者進詞彊者退昔冒頓匿壯士健馬不以示漢使蓋有攻漢之心也誇人以形聲者豈必有其實哉由此而言則夏人為彼不庭之態者欲求益歲賂而已也彼以形聲誇我而遂益其賂彼逆計得矣無厭之求何時而息乎此天下之公議而廟堂之所宜慎也就使舉衆入寇則

勝敗之際亦有兩端而已戰而勝邪則謂吾畏之而必益其賂戰而敗邪則必曰近塞諸羌擅用兵爾為此説者欲吾歲賜之不絶也彼之得失兩獲其利而吾可以不計哉内府之財羣生之力舍之以啗寇則貽害益甚孰若取之以養兵而彊威也事之施設必有先後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備謹邊畧不為形聲之所駭動而遂自處於柔弱恐懼之地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毋畏其兵毋繼以賂使之不測國家臨制之術夫

然則其利雖小可弭數十年邊鄙之患而無旦夕之憂苟欲謀其大者而滌除本根之害則必復靈武而後可也朝廷之棄靈武凡幾十年矣議者以為殊方絶塞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才雄畧征伐天下舉造陽之地九百里而棄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罷珠崖不復討擊皆足以垂裕後世然則何必疲敝中國之力而興事於彼哉臣雖狂愚輒謂不爾今西邊諸郡多與蕃戎接迹旦夕惴惴常有侵掠之虞者蓋失靈武而致其境土迫於

我也況西域不能通而北鄙無以弱乎昔東漢之世西羌屢擾鄧騭欲棄涼州虞詡以為不可其議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無反顧之心者為其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衆必生異志雖太公白起為將恐不足禦今靈武久棄而西羌甚大二鄙連結而中國之憂不已何以異此故臣愚以為必復之則本根之患庶幾可以除也然而臣所謂復之之策者非經營朞月之

間而速求其效蓋亦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於終其措
置之大畧有三而已一曰離旁鄰之助二曰啟嚮化之
心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諸羌族類至衆有兵可
守有兵可戰雖彊弱大小其勢不一而其心不能相君
臣此固中國以敵伐敵之資也昔景德之初潘羅支能
以部族出討繼遷卒致敗滅當時議臣欲加王爵襃寵
其效今之不負於夏人者其為誰乎則固宜數導恩信
諭之禍福厚賜金幣重假名器以懷結其心而感其力

必有輸忠義而為梗於彼者使諸羌族類攻戰不暇則外有所忌而內不敢抗於中國此之謂離旁鄰之助臣又聞夏人之性自用而好忍比歲以來雖腹心之人往往罹陷誅殺是故為其役屬而處於要重者竊有款塞効順之意然而懼乎無見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彷徨猶豫計莫能決則固宜擇任土人為之誘導可其來歸之請而撫存之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姦謀則西夏之人黨與將漸攜貳此之謂啟嚮化之心況今西夏之兵不滿

二十萬其寇於我悉衆而至大抵長於聚而不長於散可以獨支於一隅而不可雜出於諸路是故犯秦隴則涇渭為無虞逼環慶則麟府未嘗警此虚實衆寡可見者也儻壯吾掎角之勢而更相援助彼掠於東則擊其西彼擾於南則迫其北則力有不逮而氣亦喪矣此之謂分兵以困其力為是三說而濟以久而不懈則已失之地庶幾必復而西域有可通之漸乃中國數世之利也奈何不圖長遠之計而過務姑息幸朝夕之無寇至

豈不惜哉今之所謂禁地者吾不可徒步輒履而彼得以放牧其間今之所謂廵照者吾不可張弓西嚮而彼得縱暴於我以國體言之殊未壯也苛法細禁徒自損弱而不敢奮然草易者得非畏康定之失乎昔之失也蓋萬事弛廢變生於倉卒而莫能支矣以今況昔則邊不失備兵已知戰而猶甘心於欺侮者誠亦未之思也

慮邊論三

自周而下外裔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

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薇出車杕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列二雅而詠歌之至於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為盟主而衛王室其於外攘最號有功春秋實予之而孔子又稱其一匡天下大概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為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外患屢起故其計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為說於是中外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邊鄙之憂是以才謀

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為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輙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夫欲特設以官以主其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頸令千家為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累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勞而心畏匈奴者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羌人故田及民所未墾

顧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蓄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敝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為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鄙之釁中國以為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埸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修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端其智力而辦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於於今日也二邊之地嚴於扞

敵一夕不敢忘備而土兵無幾聚四方凶悍不逞之徒
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
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寛假而命之久安於
彼以為禦衛哉此鼂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
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揞月斂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
戰之卒而勢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為屯以墾塞下之閒
田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
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官職

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備則孰若貸民之輕罪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紓於急饋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弊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茍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攷也

說

呂希述字說

治心正已爲天下國家莫不由之曰道與天地相始終聖人相先後窮幽而神極明而化體要功用不可得而言乎蓋自書契以來發抉秘奥示人以象繼之勲華摭爲典謨三代之隆制作完矣覃衍方策焕乎昭哉萬世有傳焉六經者聖人述道而傳之者也是故叙書以述政則可以知號令之興作刪詩以述風則可以酌淳漓

之代變定禮以述辨則可以程事物之分義正樂以述和則可以通德教之端本贊易以述神則可以盡化育之理修春秋以述法則可以適經變之務保民濟世之具其詳如此而曰述而不作者葢能訓範於後世而不能兼善于當時云爾周衰教微異端諸子之學不極不根散漫四出天下隨流四潰孟子懼斯道之失其傳也于是力持綱常以起廢墜故其書一出仁義而會之王道嗣孟子之業者荀楊王韓也四子之言雖所蓄有醇

疵所駁有詳畧要其歸皆祖述六經之趣而得其傳君之名義取于斯矣予以傳叟字之者以明學之宗尚以見君之志也夫百家異變衆說殊指交攻競鶩而不知所以折衷君子沈潛而深思力本而篤信非孔孟四子之道吾安能述而傳焉

淨德集卷十九